

司馬新

朱西寧

夏志清

水晶

胡蘭成

陳子善

林以亮

於梨華

蘇偉貞

高全之

林式同

姚宜瑛

莊信正

桑品載

鄭樹森

劉紹銘

魚 往 雁 返



張愛玲的書信因緣

蘇偉貞——主編

當代名家¹⁴

魚往雁返——張愛玲的書信因緣

主 編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廖志峰

責任編輯：周汝婷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出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>

e-mail：asian.culture@msa.hinet.net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

傳 真：(02)2507-4260

劃撥帳號：0554366-1

初版日期：二〇〇七年二月一日

登記證：行政院新聞局版臺字第2523號

電腦排版：凱立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：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裝 訂：聿成裝訂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定 價：新台幣二五〇元

I S B N : 978-986-7178-35-0

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魚往雁返：張愛玲的書信因緣／蘇偉貞主編.

--初版. --臺北市：允晨文化，2007[民96]

面；公分 --（當代名家；14）

ISBN 978-986-7178-35-0(平裝)

856. 186

96001403

通 往 往

往

返

張愛玲的書信因緣

蘇偉貞 主編

信還魂

還記得一九九五年九月九日那天中午時分，我開車在住處附近的木柵山間閒逛，陽光如水，道旁路樹桃紅色艷紫荊開得一片喜氣，真是一個無事且平靜的金秋季節。（此種光景，人生裡其實還真不少，我們卻渾不知覺，這樣的平靜，就是可能的最好的日子。）半個鐘頭後，接到消息，千真萬確張愛玲在美國過逝了。此時感覺耳廓傳來隱隱音爆，彷彿子彈炸膛，在小小的文學槍管裡爆開，畫面竟宛如艷紫荊染遍整座山頭。

日子過得一年比一年快，（我知道這是文學心境上的錯覺），恍如一瞬，今年進入張愛玲逝世第十二個年頭，因為工作，我曾以編輯的身分與她通信，也得到了她的回信；因為學位，我的碩、博士論文都以她為研究對象；因為寫作，和她誼屬同業。三重身分，多年來累計了不少「張看」她的角度，書信，是其中頗重要的一項，尤其她過世後，大量出土的信件，幾乎全寫自她赴美後創作銳減的年代，無法讓人不將之視為她的另一種創作。而擁有張愛玲信件者，整理這些魚雁往返的信件之來龍去脈，（信還魂？這真是既美麗又恐怖的故事了。）加以言情敘事，不僅是史料，更是文學創作了。

在二〇〇六年九月底，香港浸會大學舉辦「張愛玲逝世十週年紀念國際學術研討會」，主題為「文學、電影與舞台」，我應邀與會發表專題演講：「張愛玲的書信演出——自誇與自鄙」，主要一來切入「舞台」主題；二來，思考她的寫信工程（她在給夏志清教授的信上說，常常寫兩封信就用掉一天，這不是工程是什麼？）絕不會是偶然。

也因為講稿的回響，以往淡淡的「張愛玲的書信因緣，對廣大的張迷及文學史是有其意義」的浮念，有了堅實的內容與行動。編選規畫完成後，因為《張愛玲的世界（續編）》為允晨文化廖志峰發行人一手催生，這本《張愛玲的書信因緣》續緣，亦交允晨文化出版。

但仍不免有悵惘。編選這本集子的過程裡，得再一次面對宛如子彈炸膛的無措，集子裡幾位作者，宋淇、朱西寧、林式同諸位先生，張愛玲逝世那年，他們仍健在，如今已相繼辭世，水晶先生則因中風住進醫院護理之家。沒有人寫信，也沒有人收信，這是書信最悲慘的命運了。唯一能做，像搶救風化古蹟，加快手腳編號，讓這些書信因緣篇章儘早被保存下來。

是為序。

蘇偉貞

序／信還魂 蘇偉貞 3

導讀：自誇與自鄙——張愛玲的書信演出 蘇偉貞 7

超人才華，絕世淒涼 夏志清 31

從張愛玲的〈五四遺事〉談起 林以亮 43

遲覆已夠無理——致張愛玲先生 朱西寧 51

永嘉佳日與瀛海三淺(節錄) 胡蘭成 69

張愛玲病了 水晶 83

改編張愛玲 鄭樹森 89

清如水，明如鏡的秋天——張愛玲來信箋註（1-12信） 莊信正 95

人去鴻斷音渺——與張愛玲先生的書信往來 司馬新 125

落難才女張愛玲 劉紹銘 155

目 錄

- 來也匆匆——憶張愛玲 於梨華 167
- 遙遠的思念——關於張愛玲的兩通家書 陳子善 175
- 她在藍色月光中遠去——與張愛玲書信往來 姚宜瑛 181
- 為何不能完成英譯本《海上花》
——張愛玲給麥卡錫的一封信 高全之 193
- 與張愛玲周旋——拾掇她與〈人間〉的一段因緣 桑品載 201
- 有緣得識張愛玲 林式同 209
- 善隱世的張愛玲與不知情的美國客
詹姆士·萊恩 (James K. Lyon) 作 / 葉美瑤 譯 243
- 張愛玲、吉田豐子與《半生緣》 蘇偉貞 259

導讀：自誇與自鄙

——張愛玲的書信演出

◎蘇偉貞

常常我一個人在公寓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，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。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，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，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，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。……

情節大約要從青少年時期被父親囚禁的那場風暴開始。之後，張愛玲正式建立起她的後場演出模式。是的，如果和她對戲的角兒在前台，那麼，張愛玲總盤踞在後場。戲碼終於貼了出來，宜是乎：自誇與自鄙。

從那天開始，戲碼與角色演出性格一直維持這狀態。此齣戲的背景與底蘊，衆所周知，出自她的散文〈私語〉，她據以父女真實衝突的自敘，算是真人實事版，她毫不保留地把自己亮／晾在衆人眼前。她對自己有多殘忍，就對別人多殘忍。文章裡一橋段這麼寫著，預言般界定了她後半生的姿態：

在父親家裡孤獨慣了，驟然想做人，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，非常感到困難。同時看得出我母親是爲我犧牲了許多，而且一直懷疑著我是否值得這些犧牲。我也懷疑著。常常我一個人公寓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，西班牙式的白牆在藍天上割出斷然的條與塊。仰臉向著當頭的烈日，我覺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，被裁判著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，困於過度的自誇與自鄙。(1)

終其一生張愛玲都在自誇與自鄙中擺盪，換個角度看，那也是拒絕與放棄，在她後場演出的模式裡，她的信件又是最微觀的劇本，尤其她過世後生前來往信件陸續面世，數量之多，不僅透露出她「後場觀察」興趣之廣角，也看出信件作為她主要「發聲」的事實與「創作性」，更多少顛覆一般人以為她惜信如金的印象。這裡，不妨從信件開始一步步進到她的後場。

提到與張愛玲書信往返，首席對戲者當然是宋淇夫婦，對戲的首要條件，一般來說，必須得是個旗鼓相當的角兒。於張愛玲，宋淇夫婦顯然正是。宋淇一九七六年寫的〈私語張愛玲〉，提及一九五五年送別張玲搭船赴美，船才到日本，張愛玲六頁長信已經寄到香港，信上說：「別後我一路哭回房中，……現在寫到這裡也還是眼淚汪汪起來。」⁽²⁾這段看著何其眼熟，能讓張愛玲哭的人，也沒幾個吧？先說胡蘭成這段，一九四七年六月張愛玲去溫州探逃亡中的胡蘭成，回上海後給胡蘭成信上說：「那天船將開時，你回岸上去了，我一人雨中撐傘在船舷邊，對著滔滔黃浪，佇立涕泣久之。」⁽³⁾還有就是青春期母親出國母女道別，「在寒風中大聲抽噎著，哭給自己看」，這幕戲，可謂兩場演出的延伸。

往

返

張愛玲 ● 書信因緣

張愛玲面對情感如此耽溺，意味著一種缺陷。表現在人際上一律顯出她拙於演練，七情六慾，她更異常生疏，上了台，聲音表情注定失控。加上男性角色的長年缺席，只好以「模擬」取代，意思是頂多「像真的」。因此她的演出難免有些誇張。離別，是人生重要情感的開始與結束，對張愛玲還不止，此去異國，她的童年期於此段航程後，將告真正結束，她一定感覺到了，那種「一個人在公寓屋頂陽台上轉來轉去」的感覺蒼回頭，蒼涼的是，其時，張愛玲已三十五歲。

這才能解釋何以張愛玲對宋淇夫婦的信任接近任性，那是家人父兄式的任性，是拾起少有的情感。一九六六年張愛玲一月給宋淇兩封信都丟了，到了八月，夏志清有機會亞洲行，提到抵港與宋淇聯繫《怨女》連載與出書事，張愛玲對夏志清說：「如果你怕再鬧雙包案的話，就等到香港看見他的時候，確實知道沒人出書，再替我進行也好。我過兩天再給他們寫封信去，但是當然又是白寫，實在莫名其妙。」⁽⁴⁾

就因為任性所以宋淇是「自己人」。之前宋淇在電懣任製片經理，找張愛玲寫劇本「夾在中間受委曲」，又為電懣其他人來找張愛玲寫劇本「生了氣」，張愛玲不願宋淇委曲生氣下，對夏志清說：「這事不能找宋淇。」⁽⁵⁾

抓住最後的家人，她老寫信絮絮訴說不休，也要宋淇夫婦「一有空就寫信」，可以這麼說，張愛玲這「一有空就寫信」就是個小女孩的「自鄙」，沒信心。宋淇便說：「她認為世事千變萬化，甚麼都靠不住，唯一可信任的是極少數的幾個人。」少見的張愛玲的另一面，這樣的信任，還不像個既任性又自鄙的小孩嗎？

我們再看第二位與張愛玲通信最重要的人物——夏志清教授。根據張愛玲寫給他的已披露的一百多封信裡，婚姻、創作、居所、工作……狀況接踵而來，使她明顯的焦慮與不安。幸而有這位文學知己，張愛玲是掏心掏肺，亦是家人了，她信中，互相交換夏志清兄長夏濟安生死事、妻女、母親、健康消息等等，兩人生活有很大部分並軌，她是夏志清隱形的家人。張愛玲給夏志清信件裡最讓人感喟也等同家人印記的一封信，如是流露：

目前生活無問題，我最不會撐場面，朋友面前更可以不必。……我這些年來只對看得起我的人負疚，覺得太對不起人，這種痛苦在我是友誼的代價，也還是覺得值得。(6)

不是親人，姿態無法如此低。無怪她信中最常用的句子，不脫「請不要特為抽空給我寫信」、「你這向忙，不要寫信來」、「這些囉唆的事不提了」、「請千萬不要特為回信」、「在你百忙中又給添出事來，實在抱歉」、「非常慚愧累你費心」、「真說不出口」、「使你為難，我已經抱歉與窘」、「紹銘他們對我熱心，是我受濟安之賜，如果不努力，遲早對我失望。」而最具代表性的話語是關於小說改編電影無進展，夏志清表示會進言，於是張愛玲拒絕夏志清去說項，她掙扎著，一切指向自誇又自鄙的證據：「我不是不願意求人，但是總要有點可能性。」

如此張愛玲當然不願求人。她真正的親人，第一任丈夫胡蘭成，離婚十二年後，張愛玲在美寫了張明信片，向在日本的胡蘭成借胡的《戰難和亦不易》、《文明的傳統》兩書參考。

胡蘭成偏偏去撩撥，回信：

《戰難和亦不易》與《文明的傳統》二書手邊沒有，惟《今生今世》大約於下月底可以付印，出版後寄你。今生今世是來日後所寫，收到你的信已旬日，我把《山河歲月》

與《赤地之戀》來比著又看了一遍，所以回信遲了。

張愛玲那自誇又自鄙的演出又來了，回信：

你的信和書都收到了，非常感謝。我不想寫信，請你原諒。我因為實在無法找到你的舊著作參考，所以冒失地向你借，如果使你誤會，我是真的覺得抱歉。《今生今世》下卷出版的時候，你若是不感到不快，請寄一本給我。我在這裡預先道謝，不另寫信了。⁽⁷⁾

說高手過招若無其事也好，說戲癮犯了也好，我們很難猜測張愛玲因為情誼理由借書而讓自己落下「冒失」口實。相對事件是，一九六七年張愛玲在紐約暫住兩個月，寫信給也住紐約的夏志清：「你已經給了我這麼，我對不知己的朋友總是千恩萬謝，對你就不提了，因為你知道我多麼感激。」⁽⁸⁾一切都值得了，這樣的情誼，在張愛玲幾乎不存在的台詞，史無前例地說了。

返

往

也就是說，要張愛玲直接用話語說台詞，必極「尷尬」，於是，她以信件建構她的「小舞台」，且與角色們保持距離，用的表演方法，我以為正是俄國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，亦即演員本人和觀眾沒有直接的溝通，是角色在控制表演，那是一種嚴格的訓練，沒有直覺，沒有即興，一切都在控制之中。她進進退退，終於等到機會「自誇一番」。小說家朱西甯想當胡、張調人，她結束了與朱西甯的通信並說與夏志清聽：「三十年不見，大家都老了——胡蘭成會把我說成他的妾之一，大概是報復，因為寫過許多信來我沒回信。」⁽⁹⁾

這樣的演出，如果控制力強，當然不成問題，如果不好呢？長達二十年以上的對話，來到八〇年代，一九八八年四月張愛玲寫信給夏志清，是在二、三年沒音訊之後的長信，提到忙搬家、看牙，「剩下的時間只夠吃睡，才有收信不拆看的荒唐行徑。直到昨天才看了你八五年以來的信。」⁽¹⁰⁾

八八年才看八五的信，張愛玲怎麼了？我認為，她其實在求助，但她偏偏就不擅於求助。

如同一九九一年五月張愛玲把美國公民證丟了，流離不定如她，申請表上永遠地址